

礦山新人

李殿杰著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列車在原野上轟隆隆前進，胡古月的眼鏡緊貼着車窗，向窗外波瀾起伏的群山望去。

“小馬，”他忽然扭過臉向對面的女同學馬麗蘭叫了聲，“你看這大自然的光景多美呀！山野的海洋，峯谷的巨浪……快看，那朵浮動的白雲，恰如一只白色的海鷗在翱翔。”

可是由於暈車，馬麗蘭額上發燒，兩頰通紅，哪兒有閒心听胡古月吟詩呢！她煩躁地瞪了他一眼。

“誰听你那抒情詩，不知人家頭痛？”

胡古月眼一斜，吐了一下舌頭，又去欣賞那“海鷗”的翱翔了。

生活委員程鉄牛坐在馬麗蘭斜對面。聽說她頭痛就把一盒清涼油遞給她，然後不知幹什麼，他走出了這節車廂。馬麗蘭擦上清涼油額角上冒股涼風，忽然精神振作起來，向車窗外張望了一下。

“噢！你在尋找那只白色的‘海鷗’嗎？”胡古月正一正眼鏡說，“遺憾的是它已經不見了。”

“該死！”馬麗蘭捶了他一拳。隨後用手壓壓自己白襯衫的衣領。

這時，程鉄牛回來了，原來他到前節車廂里給馬麗蘭買

来了两块蛋糕。可是馬丽兰只吃了一块，鉄牛想也許买水果更合适，于是屁股没沾座位，又走了。

火車上人多，鉄牛身材粗壮，他費了很大气力才挤过一节車廂。他忽然发现一位大眼睛白脸庞梳着两条大辮子的姑娘背靠車門站着。他忙問：“翠华，你不是有座位嗎？”

“让給那位老大娘坐了。”王翠华笑着努努嘴，“她也是去矿山的！”她又用手指了指，“还有那位女同志也是。”

“如今人人都想到矿山！”程鉄牛随便說了一句。

“就是呀，”王翠华对他这句话非常感到兴趣，“我去过城市去过农村就是沒去过矿山。象这样的人多着呢！”

“先別說这个，你到我的座位去坐吧！”他推着她的肩膀說。

“我不！”她的一对黑亮的大眼睛在眼眶里轉了一下，然后說：“你东跑一趟西跑一趟該坐下休息一下啦！”

“我不累，你就去坐吧，去！”

可是她仍然一动不动。

“你不去坐我也不去坐了！”鉄牛赌气似的轉身就走。

“你……”王翠华赶忙去拉他的袄袖，不料，“咯吱”一声，扯了个二寸多长的口子。旅客們都不禁笑了起来。

“姑娘，你看……挤一挤，来吧！”老大娘有些不安了。

“行啦，老大娘。”程鉄牛替王翠华回答了一声。馬上又对翠华說：

“你去看看馬丽兰吧，她不舒服啦，我給她买苹果去。”

“哎呀！你这个人，怎不早說？”王翠华这才去了。

不一会，鉄牛买来苹果放在茶几上，让馬丽兰吃。王翠华往里挤了挤让鉄牛坐下。

馬丽兰手中拿着苹果，眼睛凝视着鉄牛，感动得泪珠围着眼眶轉；半天她才吃了苹果。

正在这时，一个手提牙具袋，身穿兰制服的女同志向他們走来。王翠华見她提的牙具袋是自己的，才忙說：“謝謝啦，刚才我忘了拿过来。”

于是，他們請她坐下，馬丽兰請她吃苹果，赶巧，有位旅客下車，騰出一个座位来，她索性坐下了。

“您也到矿山去么？”鉄牛突然問了一句。

“啊，”她点了点头。

“下火車后还要乘几小时汽車呀？”

“两小时，”她回答。“你們也去矿山嗎？”

“是呀，我們去矿山实习。”王翠华說，“矿山象块磁石一样吸引着我們。”

“真好啊，矿山上热火朝天的建設景象真使人迷恋。”女同志感慨地說，“我出差这些日子，不知矿山上又有多大的变化呢！”

这位热情的同志，头上整齐的短发，两个蝴蝶形发卡象是要飞起来。馬丽兰仔細地端詳着她，觉得很面熟，可是又不好意思問她。这时，那女同志居然向他們問道：

“你們是那校的呀？”

“冶金工业学校哇！”馬丽兰手托着腮，机灵地回答，随后又加上一句：“学的采矿专业。”

“哎呀，太巧啦，我也是冶金学校毕业的！”她自我介紹說：“我叫孙芳。”

“哈哈，您原来是我們的老大姐！”几个人几乎同时說

了出来。随后，馬丽兰又笑着說：“我看你就有点面熟，学校毕业生合影上我好象見到过你。孙芳姐，这二年的工作很好吧？”

“嗯，……还好。”

“我們这次来实习可要你多帮助啦！”

“看你說的，咱們还不是一样。”她說完，瞅着这群小弟弟小妹妹笑了。

幽靜的山谷，披着黎明的晨輝。星星在天空中閃爍，溪水在山谷里淌着，在山谷的開闊地帶，可見片片的果樹林。

一輛解放牌汽車在山谷里疾馳，山谷的回音把學員們激昂的歌聲一再重復……

天漸漸地亮起來了，可以看見果園中美麗的蘋果在交頭接耳，她們之間有的露出半个紅臉，有的忸怩含羞，用綠色的圍巾把自己遮住。

這時，山上出現了采石工人。

“前面就是礦山。看！變電所、選礦廠、豎井井架、辦公大樓……”孫芳一樣一樣指着，向學員們介紹。他們都感到每人長兩只眼睛有些不夠用了。

“這是一座美麗的礦工城！”鐵牛挺起了胸脯。此刻，在他眼前掠過的是一排排白色的礦工住宅，機修廠和選礦廠宏偉的廠房，重大的機械設備，冶煉廠高大的煙囪，架空索道的吊斗在空中穿梭般地飛行……多么振奮人心的景象，他們見到這些，人人眉開眼笑，个个心胸開闊。

太陽出來了，耀眼的光綫把山野鍍上了一層黃金，礦山也越發顯得壯麗多彩。

過了一座拱橋，汽車停在紅色的辦公大樓前面。滿身油

垢的司机同志从駕駛樓里出来，學員們向他投过敬佩的眼光。馬麗兰高兴地对他說：“你开的真快呀！”

他回答說：“快不快的都要学会开汽車呀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到共产主义社会你有了汽車，不会开怎么成？”說完，他上了車，把头探出車門，按了下喇叭，學員們向他一摆手：“再見！”

矿山的人們真热情啊！党委書記、矿长、工人向他們問長問短，把他們围的不透风。

党委赵書記亲热地对學員們說：“你們到了矿山，不就是到了自己的家嗎？赶快到宿舍去休息吧！”

在实习队的第一次队务會議上，队长高向明說：“为了胜利地完成实习任务，委員們要訂出自己的工作計劃，全队每人要写决心書和保証条件……。另外，胡古月同学在食堂浪費开水，已經造成了不好的影响，我們要对这件事提出批評。还有，实习队要办一个实习小报，以活跃我們的实习生活。請大家对以上問題发表意見。不过，首先社程鉄牛同学談談胡古月浪費开水，不接受意見，并和工地炊事員吵嘴的經過。”

“是这样个情况，”鉄牛站起来說，“胡古月同学来到工地，生活上还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，他每頓飯前，总是用开水冲洗碗筷。鍋炉的水龙头大开着，水流滿地。炊事員說他，他还批評人家不講卫生。有时工人围上来，也批評他不对，他还不接受意見。我們食堂的碗筷本来已經是用开水消了毒的，再浪費开水当然不对，何况还不接受意見呢！”他頓了頓又說：“我認为胡古月违犯了实习公約，我建議要給

他处分！”

“我看这样做比較生硬些，他还是初到矿山……”学习委員卢鴻說，“找他个别談談或者开小組会 帮助他比較合适。”

最后高向明說：“我同意卢鴻的意見，对他要耐心地帮助，还是先找他談談，然后小組里再开个生活会帮助他，怎么样？”

大家都同意了。

随后开始討論第二項議程，那就是小报取个什么名堂和編輯繕写人員的确定問題，可是研究半天也沒有結果。

“就叫‘实习小报’吧！”程鉄牛焦急的說，“取个名就行唄。”

“不，”宣传委員王翠华搶过去說，“叫‘实习小报’不大方，我看叫‘实习生活’不錯。”

“对，就叫‘实习生活’吧。”大家都同意了。

“实习生活”編輯决定叫王翠华担任。可是繕写工作叫誰来做呢？他們提了很多入，卢鴻提到胡古月身上，說他繕写的技术比較好。

“我看不太适合，他……”王翠华不同意卢鴻的意見。

高向明扫了众人一眼，最后把眼光落在王翠华脸上，低声向她說：“我們也不能拿固定眼光看他，要發揮他的积极性啊！”

王翠华仔細地思索实习队长、兼任团支部書記高向明的話。

会还没有开完，赵書記走进来，他是个中等身材，脸庞精瘦的人，說起話来，脸上总是堆着笑容。看来有五十多岁了，可是精力还那么旺盛。

“来参加我们的会吧，”高向明站起来说：“赵書記，来，讲几句话。”

铁牛給赵書記拿了把椅子，赵書記坐下問：

“你們都休息好了嗎？”

“休息好了，睡的真香。”高向明說：“赵書記讲一讲吧！”

“让我讲啥呀，讲打眼放炮？这你們比我懂的多。”

高向明把这次实习计划和各委員的工作向他介紹了一番，征求了他的意見，并要求他讲讲在实习中應該注意的問題。

“那我就简单地說两句。将来，你們都是搞采矿工作的啦，打开大地的門戶把宝藏拿出来，我感觉这是最光荣的事业。实习嘛，就是說結合着書本，学点实际的东西，那么就要求你們把理論和实际很好地結合起来。怎么結合呀？用浆糊粘起来？要和工人打成一片，苦学苦练。我給你們介紹几个老矿工，向他們学习学习經驗，也希望你們在思想上与他們真正地結合在一起。……”

每个人都靜靜地听着赵書記講話，当他談到給他們介紹老矿工时，心里有說不出的喜悅。

“嘿，还有一件事，”赵書記繼續說：“你們的实习指导人是孙技術員。”

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王翠华赶忙問。

“孙芳，你們認識嗎？”

“太好了，我們的老大姐！”

“孙芳的工作很好，你們該向她学习，不过可不要学习你們的老大哥牛潤春啊！”

“老大哥牛潤春？他怎么？”铁牛追問着。

“以后你们就知道了。”赵書記站起身走了。

二

实习生活开始了。

一天，孙技术員冒着小雨，沿着泥濘的道路，帶領學員們翻山越岭參觀矿区全貌。他們都拿个小錘見了岩石就敲打几下。忽然遇見一道小沟，孙技术員用小錘指着說：

“沟这边是石灰岩，沟那边是花崗岩，中間是接触綫，矿体就生在接触綫的地方。”

馬丽兰赶忙用小錘打了一块石灰岩和一块花崗岩，作为标本。

“孙技术員，”胡古月向孙芳叫了一声，“我打听……”胡古月的話刚开个头就被孙芳打断了：

“我不是說过嗎，不許叫技术員，只許叫大姐。”

“啊，都怪我一时糊涂，那么，大姐呀，我打听你有没有治白发的經驗？”

“沒有。”孙芳搖搖頭，心里想：“胡古月怎么問这样的問題？”索性对他說：“报纸上曾經介紹过，說用化学的方法可以治，具体怎么治，我也沒治过呀！”

“报纸上有？什么报？那天的报？”胡古月紧跟着問。

“哎呀，这我可記不清矣！”

山上的瀑布犹如万馬奔騰，从一块巨石的檐上直泻下来，站在对面山頂望去，恰似一条銀白色的云梯。胡古月触景生情地說：

“大姐呀，你看这万丈飞瀑，我就喜欢这样的环境。矿山，多么富有詩意呀！”

“看你，真象个诗人呢！”孙芳咯咯地笑了。

瀑布流到山谷里汇成一道小河。阳光把白云赶走了，矿山的妇女们来到小河旁洗衣服。河水哗哗地流着，里面夹带着矿工们劳动中的汗水，也夹带着她们的笑声和歌声。

“孙芳——孙技术员！几时回来的？到我们家串门吧，给你留着好吃的呢！”她们之间有个梳着发髻的大娘向她喊道。

孙芳一摆手：“谢谢大娘，我有空就去。”她放下手，向同学们说，“走，我带你们看钻机去。”

南面的山上，松柏威严，被雨淋后显得更加青翠。重重迭迭的高山形成了山的波涛，一个个鑽塔的白色帆布棚真象这波涛中的船帆。靠山坡有个黑古隆冬的巷道，孙芳说那是旧中国采矿留下来的老峒，老峒口矗立着一座“矿工殉职纪念碑”。

登上山的顶峰——这是一〇九号鑽机工地，可以把矿区的宏伟面貌一览无遗，使人产生如置身于云端之感。一面小红旗在鑽机屋顶上迎风飘扬。孙芳走进机房给同学们介绍说：

“这是我们的老医生，在给地球注射药针呢！”

老鑽探工站在学员们面前卷起油渍渍的袖子，露出粗大的手臂，用毛巾擦着紫红色的脸。他微笑着看着学员们，高兴地对孙芳说：

“又鑽出新的矿体啦！你看那岩心。”

他们听见鑽出了新的矿体，喜得心里卜登卜登直跳。发现新的宝藏，这对采矿工作者来说，该是多么重大的嘉奖啊！

在回去的路上，马丽兰摸摸自己的衣兜，那两块美丽的岩石标本，硬硬的还在。于是她就与王翠华采起野花来。胡古月走上前去，对马丽兰说：

“这花好新鲜呀，来，让我闻闻香不香。”

“不，”她躲开了。

“来吧，闻一闻，只要鼻子能得到一些安慰就好！”他追赶着她。

翠华是铁牛的入团介绍人，她经常帮助他。半路上，她把采集的野花放在胸前又和铁牛拉起话来。

“毕业后，我能到这儿来工作，那该多好啊！”翠华向广阔的矿区展视了一番，然后又对铁牛说：“说实在的，我真爱这个地方。”

“是呀，我也这样想，开发这片美丽的矿区，从事光荣的劳动——生活，多么美好！我呀，我也爱这个地方。”突然他把脸转向翠华问道：“在这段生活里，你见我还存在着什么缺点呢？”

“你呀，依我看，你自己做的多，团，看得很清楚，当然这是对的。可是有些事，你还不善于发动大家，另外你对批评别人，做的还不十分认真……你说呢？”

他点点头，笑了。

又走了一段路，铁牛想起赵书记说的那个老大哥牛润春来，索性向孙芳问道：“老大姐，我们有个叫牛润春的老大哥吗？”

“没，没有……你问这个干吗？”她没有正式回答这个问题，转过头，向着那些起伏的群山和松涛柏浪极目望去……

山野的气候变化无常：早晨是明媚的春天，到太阳当头时分就变成炎热的夏天了，可是夜里寒风呼啸，宛如到了严寒的冬季；然而这里的八、九月间正是秋天啊！

鉄牛臨來帶來的很多衣服，都一件件借給別人穿了，可他自己却只穿那件褪了色的蘭制服。他又向別人借來針線，要把在火車上被王翠華扯壞的衣袖補一補。那根无情的針，毫不客气地刺痛着他的手指，但他只是一咧嘴，仍然大針小綫地縫補着。高向明要幫他的忙，可他一晃頭說：“不，我一定要補上，這也得實習嘛！”

忽然，一個賣牛奶的老頭兒來到了宿舍，他是礦山保健食堂的工作人員，白天放牛，晚間賣牛奶。他見着鉄牛補衣服直扎手，就搶過去替他補，未曾想他補得那么好，真象個乖巧的老太婆。學員們喝着牛奶，就和他扯起來。他說他姓牛又是放牛出身，今年五十六歲了。因此學員們都稱他牛大爺。

“牛大爺，家裏有幾口人哪？”鉄牛瞅着他布滿皺紋的臉問。

“嗨嗨，共五口人，人口不算多呀！”

“都是什麼人呀？”

“這個嗎，四條乳牛還有我，嗨嗨嗨……”他把臉笑成個核桃樣。

“你怎不要個老伴呢？”一位學員在他身旁問。

“這幾頭牛就够我照顧的了，牛啊，比老伴還親嘞！”他又笑了一陣，“我們一家的生活滿有興趣，我的牛會唱歌！尤其是那個小的，哞哞哞，哞哞哞整天唱個不停；那個草黃色的哼也不哼一聲；那個黑地帶白花的還好；可是那個禿犄角的最調皮，簡直不服從我的領導！”他把嘴貼近鉄牛的耳邊小聲說：“告訴你呀，這四頭牛我最喜歡那頭小牛，虽说平等待遇，但我還是有點偏向啊，吃草時，我總把那頭小牛牽到草厚的地方吃！”他象怕別人聽見似的說完這話之後

才放大了声音：“矿工們喝起奶来，总是夸那小牛的奶好，又香又甜……”

牛大爷正說得起劲儿，王翠华从外面跑进来，喊道：

“明天参观机械設備，今天作好准备。”随后她把手里的一个紙卷打开：“你們看，‘实习生活’創刊号！”

“給我一张看看”，牛大爷伸过手去，“斗大的字我还認識几口袋。”

王翠华很快就递給他一张。上面有一段“鉄牛挑水”把他吸引住了，因为程鉄牛在他身边，讀起来就更有劲头。

“几天的实习，大家都很忙碌，可是程鉄牛同学主动地帮助老矿工挑水，有一次，他和老矿工搶一付水桶，搶得不可开交……”

牛大爷目不轉睛地望着他，瞅他笑。也好象为这几年文化学习的收获而高兴。

馬丽兰发现报上有王翠华的决心書，也讀起来：

“矿山的一切都在鼓舞着我，干劲冲天的矿工們是我学习的榜样。我一定听党的話，在劳动中鍛炼自己……在打眼放炮实习中，做到胆大心細，爭取打响第一炮，我要在岩石的爆炸声中前进！”

馬丽兰弯着腰歪着头望着王翠华的一对黑亮亮的大眼睛說：“翠华姐，你打第一炮，我就打第二炮！我們明天就下井那該多好啊！”

“地面的还没实习就要下井？我不是說参观机械設備嗎？你听，有卷揚机、空气压缩机、通风机、吊泵、臥泵、装岩机、凿岩机，还有什么皮带运输机……等等，多得很哪！还有很多机器我連名字也不会叫。另外我告訴你一件新聞——还要参观自动化放矿的箕斗。”

“那些玩艺才真有意思，”牛大爷說：“象我那牛似的整天哞哞哞叫，真希罕人。可是自动化放矿我没看过，你們看到一定要給我讲一讲啊！”

“告訴你，牛大爷，希罕的东西还在地下呢，地下有一座城！”

“是啊，可是我今年五十六岁了，人家不让我下井啊，我只好听他們讲，有个老刘头讲的可好，我听来才过瘾。”

学员都被牛大爷的热情所鼓舞。

三

次日，蓝蓝的天空，云朵象蔚蓝的大海里飘着的白帆，在山坡上投下了阴影。

卷扬机、空气压缩机……都在日以繼夜地工作。自动化放矿的箕斗在竖井里自上而下复又自下而上地提升着矿石，当矿石被翻在貯矿仓里时，发出嘩嘩的声响。

孙芳的头上还是别着那两只蝴蝶形发卡，她很流利地讲解着自动化放矿的原理。

“一擰气門，”她装作擰气門的姿势說，“嘩啦一声，矿石就放到溜口下面的电机車里，象瀑布一样，前天你們不是看見了山上的瀑布嗎？”

“电机車又把矿石运到哪里呢？”铁牛向孙芳追問着。

“你要动脑筋呀，研究問題要深入，要想学到东西必須鑽进去才行。”她真象姐姐对弟弟一样作指导，“你看，这电机車道是通到那里的？”

“啊，运到选矿厂。”程铁牛明白了。

“嗒嗒”电机車开动了，它象一块磁铁吸引着大家，铁牛对孙芳說：“这回可看見活的电机車了！”

为了詳細了解电机車的构造，程铁牛象个淘气的孩子鑽到一輛电机車底下去了，孙芳看見忙喊着說：

“快出来，一会要挂車了。”

铁牛的粗壮的身体，从車底下鑽出来，然后歪着头对孙芳說：“大姐呀，刚才你不是說过嗎，要想学到东西必須鑽进去！”

孙芳随大家笑了一陣子，然后說：“你这孩子，看你弄得滿身都是油。”

“孙芳姐，讓我們上去看看，看箕斗怎样往貯矿仓里放矿。”王翠华对孙芳說，她要上井架。

“那还了得！”孙芳惊讶地說，“这梯子立陡石崖的怎么上得了？”

“那么这儿摆个梯子是用来干什么用的呢？”

孙芳被王翠华这一軍給将住了。

快乐的麻雀在井架上空飞翔，井架上的天輪不知暈迷地旋轉着。有些小块矿石由貯矿仓里崩出来，落在他們跟前。

“你們往后一点！”孙芳象下命令似的对他們說：“站在安全区外面！”可是迷人的机器又把學員們吸引到自己的跟前——脚站在安全区以外，头却伸进了安全区。这样，一小块矿石落在铁牛的头上，他机灵地把头縮回，然后說：

“哎，別鬧啊！”

“誰和你鬧哩，是矿石和你开玩笑。”孙芳对他說，“你还是往后一点吧，还想鑽进去？”

胡古月也在后面說了一句：“铁牛铁脑袋，打一下也无所謂。”

“好吧，让你们上去看看！”说着孙芳就嗖嗖嗖爬了上去，真是快呀，她爬梯爬得真快。这些小小弟弟小妹妹对老大姐很是佩服。她两手扶着栅栏，站立在高大的井架上，秋风抚弄着她的头发，她向四周望了望，然后朝下面喊了一声。

“程铁牛上来！”底下的人听到了孙芳的喊声。

铁牛高兴地爬上去，只见梯子象弹簧一样颤动，同时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响声。站在贮矿仓上面，刚好把自动化放矿的过程看个一清二楚，加上孙芳的耐心讲解，他才算对自动化装置有了明确的概念，他说：“书上说的我怎么也闹不懂，看看实际的东西就一目了然了。叫他们也上来看看吧！”

男同学都——地上完了，只剩胡古月一个人还没有上。

“我，我有些不舒服，我不能……”胡古月仰着头向孙芳半吞半吐地说。

“那你可别上了！”

轮到女同学上了，孙芳让男同学在底下给她们扶着梯子。

马丽兰下来后，王翠华就上去了，爬到梯子中间，她心里就怦怦跳起来。

“别往下歇！”底下的人喊着，可是她听到喊声后，更要往下面歇歇，越歇就越眼晕。

“不要喊她！”孙芳在上面严肃地说。

王翠华的鼻尖上浮着几颗汗珠，但很快就被风吹干了。白云在空中浮动，麻雀在她头上掠过。她自己安慰自己：

“不要怕，怕有什么用呢？”风，渐渐地刮大了，她那两条辫子在秋风中飞舞。“真金不怕火炼”的时候到了，她想起自己手册上的马克思的话：“在科学上是沒有平坦大道可走的，只有在崎岖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，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。”青年团员渴求知识的欲望，追赶着她，于是她

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繼續往上爬。当她爬到梯子的最后一蹬时，很快有一只手拉住了她，她终于爬上来了，倾听着孙芳的讲解，倾听着井架上天輪旋轉的音乐似的聲音。

王翠华下来后，給同学講着上面的情形。虽然同学们都看过了，但她講得还是那么津津有味，似乎好象宣传委員在做宣传工作。

“我也上去！”胡古月見王翠华都上去了，覺得有損于自己的尊嚴，可是这时孙芳已經从上面下来了，她对胡古月說：

“你上不了可不能勉强，还是让我詳細地把上面的情况給你講講吧。”

晚上，牛大爷又来到學員們宿舍，恐怕他不单纯是为了卖奶，更主要的是听听王翠华給他講那个“自动化”。

王翠华給她講完，在她的日記本上这样写道：“矿山吸引着每一个人，矿山对任何人都有一种迷人的魅力！”

四

在一个被劈开的山头的截面上，有一座門楼，門楼兩側的对联上写着：“生产大跃进掘进打先鋒；鑽头似火箭，推車攬卫星。”門楼上边是一个矿工的巨幅画象，那矿工伸出一只手，指着上班的人們。在画象的下边写着“安全生产”四个明晃晃的大紅字。矿工們坐在电机車上，电机車在門楼里外穿流不息。去接班的矿工向刚下班的伙伴們祝賀新的成績。

高向明到保健食堂去給大家領保健票；鉄牛从倉庫領来